死有重如泰山，輕如鴻毛

白　冰　冰

8 年前，白曉燕無辜慘死於泯滅人性的殘酷撕票，燦爛嬌俏的 17 年美好的時光，就此與世長辭。心中最不捨的是，她純潔善良的心靈，對這世界的所有美好印象，對人的友善信賴，在死前完全破滅，她在最無助的時刻，眼前盡是猙獰的惡魔嘴臉。振筆至此，8 年來努力振作，重拾開朗信心的我，又崩潰了。

往事歷歷在目，86 年 4 月 14 日白曉燕輕聲道別：「我要上課去了！」看著日益成長的身影，帶著甜甜的笑容，滿足地再進入夢鄉，4 月 28 日她回來了，卻是一具浮腫、睜眼、吐舌、脫髮、萬般可憐的模樣回來了，我痛、痛、痛，肝腸俱裂、萬念俱灰。

幾年來，我無法承受面對發現女兒屍體的地方，每當必須經過五股大排水溝，寧可繞遠路。然而今天我刻意梳洗，鼓起勇氣，來到這曉燕一縷芳魂被棄置的地方，看著污濁的大排水溝，我心中想著，到底還有多少無辜的生命，沉沒其中。

想起在曉燕的告別式上，我看到一對花籃上面寫著：「一樣的年齡、一樣的遭遇、一樣的地方、痛心的受害人。父親泣上」，他是一位中壢的陳醫師，他的獨子被撕票棄屍在同一個地點，他傷心欲絕，在恐懼、憤恨與絕望中遠走美國，再也不回來了！

同樣有相同遭遇的，還有一位會計小姐賴錦雀，看著這臭水溝髒、濁、臭，心中想著，

當時她們往下沉時，若是還有知覺，眞是太可憐了。

此時心中突然浮現一個想法，就是感恩。不知是該感恩神蹟出現，還是曉燕的孝順？曉燕至死，都拼命地浮上水面，爲的就是讓這個無助的媽了解，不用再期待了！我無法回來了！因爲她身上被五花大綁，綁了百公斤重的大榔頭，她竟然浮起來了，我感謝女兒，讓我不致漫無目的地找尋，讓我未來能慢慢學習沒有女兒的日子，如何在沒有目標的人生中找尋意義。

行筆至此，我想告訴大家的是，曉燕無奈地死，她死得重如泰山，因她之死，警察人員對於綁票案件的偵辦與救援有很大的改善與進步，警察人員的配備、防彈衣、無線電對講機…等，也全面換新，間接的可以保障警察人員的生命安全，另外，媒體工作者也願意反省自律，

不再緊追受害家屬，不再破案前罔顧人命只爲搶獨家。八年來，白曉燕基金會不斷努力，只爲了致力讓孩子可以平安長大，讓人們不再哭泣。

然而不斷地呼籲，卻有如狗吠火車。眼看著台灣樣樣不如人，卻只學到了外國人，台灣人萬萬不行的保障加害人權，面對未來可能的廢除死刑。我只能無奈得想著，歹徒在加害他人時的猙獰面孔，絕不會在法庭上展現。法官看到的是歹徒的另一種面貌，因此伴隨著不斷地被欺騙，自以爲人道的錯放或輕判歹徒，形成好人無法保護、壞人無法制裁。

常常在報章新聞看到警察人員因公殉職、或死亡、或自殺，心中其實非常不捨。警察壓力之沉重，不是一般人可理解。當他們穿上制服時，看起來雄糾糾、氣昂昂，但是當他們遭遇到窮凶惡極之徒時，想當然他們也會害怕。制服的背後是一家老小的支柱，誰都怕死，誰都想顧家，但是民衆卻又希望他們能爲大衆賣命，因此警察人員常自嘲：今天記功、明天公祭。當他們冒險抓到歹徒，交給司法單位，卻往往在此功虧一簣。

其實警察在第一線與歹徒周旋、遭遇；檢察官在襄閱屍體時，看到了受害人可憐的一面，大多死得慘不忍睹，因此義憤之下，求刑就會比較嚴肅；而法官在法庭上看到歹徒軟弱的一面，因此在判刑時自然手軟，在不斷地捉放之間，只有讓那些基層警員疲於奔命，偶有怨言或心事，警察的心理老師，卻都是基層員警的長官，試想如何與長官談心事。

個人認爲促進警察革新，重視鑑識，媒體自律，法官能從更多面向來琢磨，在在都是民衆的期盼，否則看著警察人員不斷地爲公事或私事而自裁，愈來愈成爲弱勢服務團體的警察，已不再是人們心目中除奸鏟惡的英雄，少了一份成就感，多了幾分的失落與無奈，絕非國人之福。

而被害人也因爲心中怨氣，沒有適當得到紓解，要謹防有一天被害人也會變成加害人。不是說法律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嗎？但往往用得到法律時，正義早就先遠颺了。莫忘就算是最慈悲的佛陀，也曾把最調皮的孫行者壓在五指山下，所謂慈悲攝授、威力折服。鋼刀雖利，不斬無罪之人，不施霹靂手段，難顯菩薩心腸。

看著曉燕的照片，心頭陣陣抽痛，我知道，黃泉路上不只孤寂，還有更多的委屈。既然蒼天給了我智慧，請賜我力量，幫助善良的人們，再也不吃虧。其實我並不堅強，面對挫折也難免沮喪，願政府能撐起一支巨大的保護傘，讓未來的台灣社會不再有遺憾。

據說人的悲傷指數大約是十年過程，漸漸的會痊癒，已過了八年，我天天等待著十年後的今天，我是否就眞的能夠走出痛苦、忘卻傷痛，相信這個世界上痛的人不只我一個。

只祈禱未來一切平安，治安單位能夠成爲大家的支柱，讓所有的孩子不再恐懼，所有的母親不再哭泣，台灣的孩子不再害怕，平安的長大。♠**（本文作者現為白曉燕基金會董事長）**

友誼、愛情，都沒有母親對孩子的感情那麼真摯—畢奇爾